

随想录

## 木芙蓉花影红砖墙

龚静

刚走进弄堂不久,听到童声合唱的圣诞歌曲,轻柔圣洁,一棵叶子像榉树的树从底楼围墙往外高高直立着,歌声如阳光从叶子间穿过,漫过来,原本来看弄堂的脚步停下来,静静地听一会儿,听一会儿,不由抬头看着天空,十月底的秋日,天空明净,歌声慢慢上升,至渺远。一墙之隔,红砖墙的小洋房,长宁区少年宫,想必是周日的午后排练,也许渐至年底,演出的日期也渐渐近了吧。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住在淮海坊,常常也在下午四点钟,听到迟迟疑疑的小号声,是附近小学校的学生在练习,虽然不好听,却因为临近晚饭时分的光线和空气,而染出温暖和眷恋之感。

所以虽然第一次走进愚园路的这条弄堂,已然并不陌生,略微有些重返旧地之感,当然此旧非那旧,同样是新式里弄,但只一条宽弄,旁边六排三层楼联体别墅,并不似淮海坊那样大弄堂内好几条小弄堂,房子成排连片,若自高空俯视,区域成块,略略成势;而

名为沪西别墅的1210弄这里,倒是蛮名副其实的弄堂了,一弄,六堂,布局不大,却也清秀。外观看,底楼外墙清水红砖,二楼以上水泥浆拉毛粉刷,钢窗外半块红砖头宽窄整齐一圈装饰,看上去带点装饰风格了。房子很是正气,前面四排两只门洞,一门每层两间朝南大房间,底楼小卫生,楼上有大卫生间,亭子晒台;后头两排四户,每层格局如前一样。少年宫里的排练声依稀仿佛了,哦,差不多是饭点了,弄堂里唯有轻轻的秋风吹过树叶和细细爬在外墙上的藤蔓,偶尔有拎着马夹袋的居民走过,太阳晒在弄堂中间,水泥地染上一层晕黄,就不那么干硬了。阳光里有一张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耄耋老人,穿着藏青色的厚衣,长脸略胖,抿着嘴,戴着帽子,整个人仿佛往轮椅内收缩着,目光淡然地看着我们几个人。史料称沪西别墅竣工于1948年,因弄堂西侧当时有“好莱坞”赌场兼舞厅,不免喧哗浮躁,一时沪西别墅也另有“好莱坞弄堂”之别称,其实弄

堂里住户大多为高级职员,上班下班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少“好莱坞”之气,也实在往事如烟了。也许这位轮椅上的老伯略知一二?看他在那圈阳光里紧缩的样子,轮椅周边并无一人照护,想来边上门洞内即是他家,猜想应该在底楼,光照不足,但凡晴朗,必出来负一会暄,也不忍打扰。

左看看右看看,底楼半掩的门内走出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子,小个子,短发,米色格子衬衫,并无这个年龄女子的丰腴,身形挺直,目光有上海弄堂女人的那种强势,不过笑起来却又还是爽朗的。阿姨刚刚吃午饭,神情轻松,自自然然的,就和我们聊了起来。阿姨从曹杨新村嫁过来也有四十多年了,阿拉曹杨那里煤气抽水马桶都有的,假使要我生煤炉倒马桶那是不行的,这里煤气卫生都有,还算可以。不过,就一间大房间,一开始厨房卫生都要合用,还有许多不方便哦,后来,前面院子里自家搭了淋浴房卫生间,那是方便多啦。后来儿子在外头买了房

子,老夫妻俩住住,就算了。我们异口同声道,这里老灵的,地段好,出行方便。阿姨撇了撇嘴,情不自禁夸起儿子来,正午的阳光略略刺眼,我们略微换个站姿,阿姨却是不动,声音继续:阿拉儿子好呀,我从小教育他要好好努力,现在呷,大专毕业,自己再去学习,现在在银行里做领导呢。哎呀,阿姨你很幸福哦。阿姨听了咪咪笑,讲,阿拉么就算了,住在老房子里混混算了。正说着,二楼阿姨开着电瓶车回来了,彼此寒暄。阿姨继续讲,老底子大家住在一起,家里有孩子,总归有点矛盾的,一层俩户还要合用煤卫,疙疙瘩瘩难免,现在孩子都出道搬出去了,邻居们反而没啥矛盾了,大家都要好味。我接口:是呀,老邻居是宝。新楼房大是大,门一关,邻居彼此大多不相识。还是住在老弄堂里的好。阿姨嘴巴上抱怨着老房子底楼没有阳光,这样那样不太满意,言谈举止间心情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她指着弄堂里的那些植物,呷,刚刚装饰好呀,还要种花啥的。

抬头又看到那棵树,道:这棵树真是好看。想不到阿姨却连声:不好咯不好咯,这棵树也是前头那户人家种下的,当时一株小苗苗,想不到几十年下来长得这么高大了,夏天虫很多的,秋天么叶子刚刚扫好,又落下了,扫得清爽。报到绿化部门,讲不好随便砍树的。哎。我再看看叶子小小的树,颇有玉树临风之姿,但想到虫子落叶,也确是烦恼。午后的光线穿过叶子,移过来,阿姨颈间的足金项链闪闪烁烁。

和热情健谈的上海阿姨道别,特地紧步去看了看后面几排房子。走向弄堂深处时,突然意识到,轮椅不见了,垂头的老人也不见了。距离老人几步路的小花坛里,并不粗壮の木芙蓉,粉白粉日照样开了不少花,茎叶淡淡地影上红砖墙。

1948年到2018年,70年光阴的沪西别墅,多少更替,梧桐的叶子毫不介怀地飘落于秋,只剩枝丫于冬,当然,它总归明确的在春天时毛茸茸地冒出来。

## 长发头陀擅联

长发头陀乃吾嚶浦泳先生号也。浦泳(1909-1985),原名昌泳,字菊灵,一字菊舸,偶佻贞士,能诗会画工书善刻长雕塑,风流卓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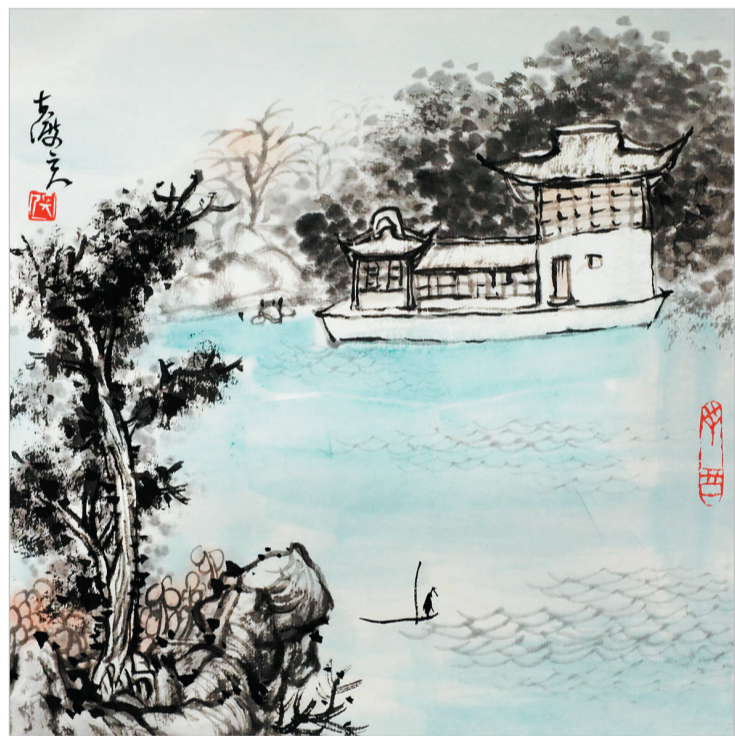
长发头陀为撰联良手,名胜古迹处多有题书。如姑苏西园寺大雄宝殿联,曰:海国启琳宫,宏法利生扬正教;灵山闻妙谛,觉迷度苦感仁王。嘉定汇龙潭怡安堂联,曰:春赏梅花,夏闻橘味,秋邀明月,冬听修篁,风景四时宜,

悦目畅怀且憩坐;前对名峰,后临小岭,高登亭阁,低有洞天,周围环境好,吟诗觅句尽推敲。北门外井亭联二,一曰:南去北来休息有所,井深泉冽临渴无虞。二曰:檐临北沥迎朝旭,地接南升纳晚凉。

长发头陀尤擅嵌名联。1939年嘉定银行复业,其撰二联以贺。一曰:嘉惠群生,良工巨木;定孚众望,伯乐长才。联首嵌“嘉定”,中嵌“良伯”。良伯,

为嘉定银行总经理樊良伯。二曰:嘉客如潮,银之光,金之彩;定心作事,行有序,律有规。联首嵌“嘉定”,中嵌“银行”。1944年,嘉定艺男才女徐晚蘋、周鍊霞夫妇于上海青年画厅举办书画合展,海上名流、各界方家,观者如云。其撰一联祝贺,联曰:晚雨如丝,柔情百炼;蘋风吹梦,秀靛微霞。对句虚实相间、托境衬情,且嵌“晚蘋”“鍊霞”之名,言短意长,蕴藉隽永。

顾建清



猪园

台榭参差处,林塘散影清。  
雀喧莺默坐,鱼骇鹤潜行。

独树偏成趣,群花不识名。  
邮侯书满架,静对绿窗月。

文/【明】唐庚 画/张佩华

## 野生塘鲤鱼

旧时嘉定,塘鲤鱼是一种分布很广、易于捕捉、价廉物美的鱼种。每年油菜花开季节,是塘鲤鱼排卵繁殖的时候,此时的塘鲤鱼,也最为肥美。

把家里的缝衣服针,放在火上烧红弯成鱼钩,穿入弦线后系在小竹杆上制作成渔具。然后用红蚯蚓做饵料,就可以到清镜塘的小石桥上下去下钩钓塘鲤鱼了。塘鲤鱼喜欢在水下瓦砾乱石处和桥脚根附近出没,运气好的话,下钩没多久就会来咬钩,很容易钓到。

有时候由于土办法制作的鱼钩没有倒刺,上了钩的塘鲤鱼还会脱钩入水。这种情况下,换了其它鱼类,早就逃之夭夭,远离这是非之地。但是塘鲤鱼脱钩后还在原处转悠,还会再次上钩,所以我和小伙伴把塘鲤鱼叫“憋大鱼”。后来我在南京的马路市场上,见到过一次野生塘鲤鱼。摊主说,这是高淳县野生的“呆子鱼”,令我惊奇万分:嘉定的“憋大”和南京的“呆子”不就是一回事吗?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杨培怡

过去还盛行过一种捕捉塘鲤鱼的特殊方法,那就是给它做一个窝——找两片瓦片对合,一只破草鞋作为托底,用稻草绳捆在一起,就成了塘鲤鱼的窝。再在草鞋底上放一些蚯蚓或者小鱼小虾等饵料,用一根长长的稻草绳系住,就可以放到桥脚根“引鱼入窝”了。对塘鲤鱼来说,有吃有住,这不是理想的安乐窝吗?焉有不入之理。多做几个,多放几处,运气好的话,一下子收获几条也不算稀奇。

## 微童话(二篇)

戴达

## 黄昏的太阳

黄昏的太阳有好多颗。  
一颗太阳沉入河里。一颗太阳跌入山里。一颗太阳滚入灌木林里。一颗太阳滑入晚归牛儿的哞哞声里。一颗太阳索性躲进仰卧草地看火烧云的姐姐眼睛里。

哎哟,还有一颗太阳掉落我家烟囱,炊烟袅袅,炉膛里柴火劈啪,妈妈正在灶上烧饭呢,该不会把太阳当西红柿炒了吧!

## 苹果屋

幼儿园里的一只苹果说:“谁敢吃我?”一个男孩咬了一口,苹果大了一点。孩子们你一口我一口,苹果越吃越大,大得快碰到天花板,再大下去就要撑破屋子了。

孩子们嚎叫。老师闻声赶来,让大家在苹果上挖洞。挖出一大堆苹果屑,苹果变成了苹果屋。孩子们钻进去又蹦又跳。不过,谁也不敢吃那堆苹果屑。

情之所钟

单位侧门住着一只猫。我见到它的第一眼便喜欢上了。去年3月底,我刚调到这个单位。头一天上班,见它端坐门口,体态丰盈、仪态大方、气定神闲、目光柔和,见到我也不怯,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范儿。我用鞋子轻轻蹭它的脖颈,它不恼,也不躲,反而主动把身子俯下,把脑袋反转过来,顺着我的鞋面来回蹭。门卫陶师傅看到,笑着说:韩主任,这猫和你有缘。

第一次亲密接触让我对这只猫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此后每天上班前、下班后,空闲时,我就会不自觉地门口站一站,跟它耍会儿。喂它一根火腿肠,自说自话跟它唠唠嗑,有时还会恶作剧地轻轻踩它的尾巴。它好像知道我这人有点“二”,从不计较,也不发火,最多只是慢慢走开不理我。一来二去我们就混熟了。早上我只要站在门口,喊一声:老猫,它就会从不知哪儿钻出来,身子一颠一颠地向我跑来,一边跑一边喵喵地叫一声算是打招呼,有时还会侧着身子往我裤腿上蹭,蹭我一裤

腿毛,那个黏糊劲儿比家猫还嗲,哪里像只无家可归的野猫。

同事告诉我,它本就是只家猫,不知什么原因被主人舍弃了,两年前跑到单位门口安了家。我想那家人家一定是事出无奈,否则谁肯把这么懂事的猫给舍弃呢。这只猫选择在此安家也真是太聪明了,你看那沿墙而建的绿化带,茂密的矮松枝和灌木丛,不正是遮风避雨安家落户的绝佳去处吗?你看它选择了与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单位比邻而居,不也一样能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吗?

它的高贵基因和良好教养使它赢得了众多好心居民和爱心同事的喜爱、帮助。吃对它来说用不着犯愁,一天三顿自然有人为它准备,鱼、虾、肉、火腿肠、酸奶、牛奶……有些是居民自发送来的,有些是同事午饭时省下来的。猫食也有,但一般只在别无他食的情况下才会胡乱扒拉几口。住也不成问题,有位心灵手巧的同事用大纸箱为它搭了个窝,里面隔出两块空间,美

## 猫

韩福山

其名曰“二室户”。台风季节,不知哪位好心人在绿化带边的窗台上放置了一个泡沫盒子,上上下下用塑料裹着,只留出一面当门——这是专门为它搭建的“防汛室”。玩起来更是有伴了。单位侧门开在居民小区里面,每天同事们进进出出,居民们走过路过,都喜欢逗它玩儿。中午最热闹,午饭后同事们聚在门口,聊聊天、晒晒太阳,喂它好吃的,围着它嬉闹。有时被撩得兴起,它会像结婚酒宴上顽皮的小男孩,在人群中上蹿下跳、窜来窜去,常常引来同事们快乐的惊叫。

5月份,猫生产了。事前我希望是小区里那只漂亮大花猫的种,很担心另一只老黄猫掺和。老黄猫是小区野猫群里出了名的二流子,经常聚众斗殴,不是今天头上少撮毛,就是明天脸上多块疤,面目极其可憎。结果一窝生下来,竟然真的两只黄猫,让我好生难过(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难过并没有依据,因为我的猫是三花猫,黑、黄、白都是自己的遗传色)。一个多月后,猫

比我更难过了。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六只猫,夭折了一只,其它五只刚学会走路就被人陆陆续续都领走了,剩下猫形单影只形销骨立。那段日子猫郁郁寡欢,虽然坐姿依然端庄,但是眼神落寞,对谁都不爱搭理。见到我也不像以前那般亲热,也不喵喵地唤我,也不拿身子蹭我裤腿。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它才好,只能静静地蹲在边上陪陪它,掰些火腿肠在它的脚下,等它饿的时候吃。

好在过了几个月,猫又当上妈妈了。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等到小猫出窝就赴北京出差了。两个月后归来,猫依然端坐在门口,体态丰盈、仪态大方、气定神闲、目光柔和,于大家闺秀范儿外更添了些母性的温柔与沉静。身边散躺着三只小猫,两只灰的,一只白的。边上的绿化带里,两只漂亮的小黄猫正搂在一起嬉戏打闹,正午温暖的秋阳将它们浑身上下照得金光灿灿。

才不是那二流子的种呢,我心里说。